

有一日，我個妹比人捉左

作者: 肥仔·史丹利

Powered by [紙言](#)

序章

1994年 12月 28日

灣仔警署總部-某一個角落-某一個部門

它是一個名義屬於香港警察隊，由警察處副處長指揮，但實際上是直由英國軍情五處指揮，負責反間諜及收集情報等多種特殊任務。

它便是港英政治部。

隸屬它的警察們都必須三代內與中共沒有任何關聯，而為英國進行收集不同的情報，每個隸屬它的人都各有不同能力。

普通人對它的認知少之又少，沒有人知道它是什麼，沒人知道有關它的情報。

「阿彥，幫我將份文件交比陳sir。」

「sir，這份文件是？」

「阿彥你在這個部門做了多少年？」

「7年了。」

「你應該知道所以不屬於自己管理的文件，不准問，不准了解。」

「抱歉...」

「明白就好了。」

我無奈地帶著手上的文件離開外籍上司的辦公室。

長長的走廊，暗淡的燈光，用『歧異』來形容這個空間是最好不過。

暗淡的燈火若隱若現的照著走廊，光線剛剛好只令人看到眼前的道路。

即使有人與你擦身而過，你也不看不清他是誰。

即使你知道對方是誰，你也不會過去與他閒談兩句。

因為大家都不想在工作的時候與別人交談時，把自己的任務透露出去。

透露資料的下場，誰也不想體會，誰也不想知道。

我走到走廊的盡頭敲起面前的木門，隨即有人把木門打開，眼前的人是我的另一位上司 陳sir。

雖然他是一個略胖身形的胖子，但在開著空調的辦公室內，他不斷用手帕抹去額頭的汗珠。

陳sir 用著嚴謹的眼神盯著我。

「阿彥，文件呢。」

我還沒遞上手上的文件時，陳sir已經急不及待地從我手中搶去。

他直接把文件袋撕開，不斷地咀嚼著手上一張又一張的文件。

直至，差不多二十分鐘之後，他才放下所有文件，無力地坐在椅子上。

他關著眼睛，不像睡起覺來，反而像在深思熟慮地思考著一些東西。

不到一會，他站了起把一張又一張文件扔到鐵造的垃圾筒上，點燃起一枝從褲袋拿出來的火柴，扔到被文件擠滿了的垃圾筒，燃燒了起來。

陳sir 只淡淡地說出了一句。

離開香港吧。

香港將不到一個人間天堂。

而是一個人間煉獄。

當時的我猜不透陳sir所說的話與這份文件的關連。

但我細想不到這份文件卻是一切事情的起源。

它是把所有事情串連的罪魁禍首。

它的內容我並不知道。

但我只記得這份文件的號碼。

那個號碼就是.....

「No.2017.」

第一章

第一章

「發現目標人物。」

「了解，繼續跟蹤目標人物。」

「洗唔洗解決左佢？」

「唔可以，街太多人，況且『狗頭』下令唔可以滅口。」

「收到。」

便衣警察中斷對話，以平常的步速跟蹤著距離二十步的載著黑色帽子的中年男士。人來人往的街道，對一般人來說，在這麼多人的地方跟蹤一個人，簡直是天方夜譚。相反，對警員來說要在人流多的地方跟蹤一個目標只是家常便飯，而且可以更不容易讓對方發現。

輕鬆。

當他在腦海中想出這個詞語時，目標人物突然急速轉入另一個街口，警員立刻加快步伐轉去對方進入的街口。當他再一次看到目標時，目標已經走到街尾再走到另一條街。這個情況維持了約十分鐘，就連平時習慣體力勞動的警員也開始喘氣起來。

「報告，獵犬可能已被對方發現。」

「ok，狗房會派另一隻獵犬出動。」

「確認目標最後出現既地方，然後返黎狗房。」

目標人物不再走到另一條街，反而走進其中一條的後巷去，當警員跟著對方走入到後巷，發現後巷的形狀是T字形的路線。

有兩條不同方向的路。

有2分1機會可以追回目標。

但是....

目標可能已經發現我在跟蹤他....

該不該繼續走下呢....

警員把藏在腰間的警槍拿了出來，打量著兩路，不斷猶疑著選著哪條路。

最後

「二分之一機會姐！唔理啦！」

警員一躍之下走到右邊的後巷，發現不但是死胡同，更連人影也沒有。這個時候後面已有人用像手槍的硬物頂著他的腰背。

「伙計，二分之一既機會都估唔中，睇黎你都無中獎運啦。」

警員無奈地一邊苦笑，一邊舉起雙手。

「哈...睇黎都係呢....」

「將對講機同警槍放係地下。」

「警告你唔好亂郁，我有廿發子彈，夠晒幫你個腰位開個窿。」

警員只好放慢地把手上的警槍放到地上。不到一會，對方已經把警槍踢到遠處，然後比之前更用力地用槍頂著他的腰，繼續質問他。

「上頭點解要你跟蹤我？邊個係你既上司？」

「大佬，你知道我唔可以違反依d守則嫁，你不如放我一條生路啦。」

「你覺得守則重要d定係自己條命重要d，不如你試下揀其中一個答案丫？」
背後發出扣起板機似的聲音，令警員也變得更加緊張。

「我知啦！行動代號為『獵羊』，內容係要活捉你依個目標，至於點解...我真係唔知道阿！你放過我啦！我打份工炸！」

警員正想轉身向對方求情時，已經被對方打暈昏倒在地上。

目標隨便把手上的槍扔到地上，拿起警槍。

「估唔到依家D玩具槍仿製得禁真，連阿SIR都以為我真係搵住枝真槍。」

他拿起警槍裡其中一顆子彈，打量著昏倒在地上的警員。

「你諗下點解釋無左一粒子彈啦，唔好晒時間跟蹤我啦，哈哈！」

「獵犬一號，請回答狗房。重覆，獵犬一號，請回答狗房。」警員身上的對講機傳出上司的呼叫，目標隨即拿到手上，用著低沉的聲音回應對方。

「獵犬一號被戴住羊既狼咬死左。」

「.....你係邊個？」

「唔好扮傻啦，阿sir。我就係你要跟既目標，我叫做周浩彥。」

「我唔知點解你要跟蹤住我，但我只知道一件事。」

「就係我阿妹失左蹤！」

「....」

對講機的另一方並沒有回應周一彥的話，只有不斷地沉默著。

「檔案編號2017，係米因為依份文件，所有我阿妹比人綁走左？」

「.....」

「你唔出聲，姐係係你既人做啦？」

「....」

「我唔知邊個指使你地，但我只知道如果你地要禁玩既話，我會奉陪到底。」

「記住一點，我會搵你地依班人。」

「咁滋！」

上司手上的對講機只傳一聲巨響起，只餘下沙沙聲的雜音。

會議裡的所有人的面色沉了下來，眼前的副局長不但沒有對這次任教失敗而感到七孔生煙，反而比平時更冷靜地下命令。

「開始通緝該目標，現在開始將安全程度轉為一級警戒狀態。」

「周浩彥你到最後都無可能逃得出阿爺既五指山的。」

副局長對著窗外冷笑了一聲，便轉身離去。

待續

第二章

第二章

1997年

英國國旗下降的與此同時，
中國國旗也與此同時在香港這個城市裡緩緩升上。

「阿媽，你跟我移民到英國啦。」

「衰仔，生係依度既人，死都係依度既人。我唔會跟你到外國住而扔底間祖屋。」
阿彥再也找不到理由去說服母親跟隨他移民到英國，只能用著無奈的眼神看著妹妹，希望妹妹可以說服母親。

「你唔好禁樣望住我，我同老媽子都唔會跟你出國。更何況好地地當差，點解一定要堅持要離開香港？」
妹妹開始質疑跪在地上的哥哥是不是有什麼苦衷而要他們離開香港。

「我唔可以講....總之跟我離開香港吧！」

「既然你唔肯講，我地都唔需要理你啦！你要走就自己走！」
母親無情地把阿彥趕出門外，連一眼也沒看他就把門關上了。

阿彥只能沮喪地離開這個家，因為他始終相信上司所留下的話。

2017年

英國 倫敦

「喂，阿妹最近點阿？」

「你要結婚啦？禁米好囉，三十幾歲終於有人要啦。」

「六月廿五號簽紙？我最快六月十八號返到香港，不見不散。」

「還有，阿媽最近個病點.....喔.....老人痴呆得更加嚴重嗎.....禁遲d見啦。」

阿彥把通話關閉後，用著傷感的心情看著被烏雲遮蓋著的天空。

「歡迎閣下乘坐本班航機，請往左手邊行去你既座位。」
站在飛機入口的空姐十分親切地說明阿彥手上機票所在的位置。
當他走到屬於自己的座位時，眼看座位旁邊有兩位乘客爭執得如火如荼，一位乘客是一位亞裔女士，而另一位則是一位十分高大的白人男士。

唉，就算你地要嘈交都唔好阻住我坐底阿.....

阿彥心不理地埋怨著兩人，但又不想介入兩人的爭執，只好呆站在原地，希望兩人快點爭執完。

此時，白人男士氣得揮起拳頭示意要打他面前的女士。
阿彥意識到不妙，立即上前用手捉著白人男士的拳頭，一下子用力向後一拉，再用腳絆到男士的腳，繼而令對方失去重心，跌倒在地上。

眼看阿彥的「英雄救美」，旁邊的乘客不由得拍起掌聲來。
「男人打女人，做人做到你禁無品，真羞家。」阿彥把白人的手壓到背後，加以制服起來。
不用多久，機場保安走進機內把白人帶走問話。

阿彥鬆一口氣地坐下自己的座位時，才看到旁邊的乘客是剛剛被自己所救的女士。
女士看到阿彥的視線時，只報以微笑。
阿彥現在才發現對方是一個挺漂亮的美女，略帶臉紅地點了點頭以作打招呼。

兩人從上機到起機，大家沒有任何交談。
直至到空姐問到兩人要什麼晚餐時，才發現大家都是香港人。
「多謝你頭先幫我解圍，如果唔係，我隻眼就變左熊貓眼啦！」

「唔洗多謝....職業毛病姐.....」

「你做警察嫁？唔怪之得禁好身手啦！」

「咦？你又點知我係做警察既？我頭先有提過咩？」

「無阿，不過我個職業容易分辨對方既職業炸嘛！」

「你做咩工作？」

「記者，重新介紹自己，我係明果日報出版社既記者，叫做張倩儀。」
「我叫周浩彥，之前係香港皇家警察，依家係做保安公司。」

「好高興認識到你。」

「大家禁話啦！哈哈！」

「喂？係，明白。我會跟足名單上既人逐一捉走。」

副局長拿起從內線打來的電話，看著辦公桌上的名單。

第一個目標就是

『長毛』。

待續

以上內容純屬虛構，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作者閒話一則

這個星期開始要大考，所以暫時不能寫出第三章。
星期四開始更新文章，大概一天會更兩話。

還有感謝各位的觀看本文，多得你們上到每週排位了(灑花

by 肥仔·史丹利

第三章

在深夜中的議員辦公室裡，
只有一個中年男士坐在最後的位置開著暗淡的臺燈，繼而不斷地處理手上的文件。他處理手上的文件不停地嘆氣，到底是什麼事令他感到如此煩心？

工作？

家庭？

對他來說，能令他煩心的就只有令民間疾苦的事情。

他看著放在桌子上一旁的黑色文件夾，只能無奈地繼續一邊嘆氣一邊完成手上的文件。

到底這個黑色文件夾只是單純地用來封存著文件，
還是用來諷刺著裡面的內容？

當他把手上的文件寫好後，突然有人從外面拍打著鐵閘，鐵閘被打的聲音頓時嚇了他一跳。
他只是很快地把文件收藏好後，打開鐵閘上前了解。

眼前的人身穿著某速遞公司的制服，另外戴著一頂鴨子帽。

「唔好意思阿，先生。我地係負責急件接送既部門，唔知
梁國虹議員係唔係度呢？」他只是面帶微笑地遞出手上的黃色文件袋說，遞出一份文件要求簽收。

「我就係，但點解會夜嘛嘛要人收件嫁？」梁國虹只是皺著眉頭地把面前的文件簽收，不滿地看著速遞公司的員工。

「唔好意思阿，但對方係要求我地幾夜都要送到比你，係呢？禁夜得返你一個人？」

「係阿，禁夜都過晒辦公室時間啦。」梁國虹只是隨口回答他，當他打開文件袋時，裡面的就只有一張張空白的A4紙。

「確認得佢一個，即刻行動！」員工拿起插放在腰間的對講機，說到指令。

當梁國虹意識到自己身處險境，立刻推開對方繼而拔腿而跑。
只可惜眼前四方都是出現了數名身穿黑色西裝的壯男，一瞬間便被他們捉拿起來。
他想呼叫的時候，隨即被其中一人用帶著哥羅芳的手巾捂著他的臉。
他就只能毫無反抗地被人綁了起來，帶著一輛小型貨車。

員工走上前貨車前方，把所有要事交代給坐在司機位的同事。
隨隨地除下頭上的帽子，冷冷地對著對講機說。

「第一目標已經解決完成。」

待續

第四章

香港國際機場

轉眼間已經過了二十年。
機場再也不是在九龍裡，而是建在大嶼山裡。
當年離開香港時，總是在害怕著飛機會撞到附近的唐樓去。

然而我已經回到香港....

機場出境大堂

「總之就多謝你幫左我啦。」

「唔洗禁客氣啦，幫人係應該既！」

「哈哈，你既語氣好似正義警察一樣。」

「係咩？」

「係阿，不過依家都好少有依種警察存在啦，依家都係睇老細決定，唔理是非黑白。」

「唉，我地依行都越來越難搵食...」

「喔？話時話我都唔知你做邊行。」

「唔記得同你講，我係明果出版社既資深記者，張麗珍。」
張麗珍遞出手上的卡片給阿彥。

「主要負責雜誌同報紙，所以好多時候都要同唔同既人打交道。」

「當中最難就係同政府搵料，往往少少事都唔係話記者襲警就係搞到記者受傷。」

「原來你公司既記者禁暴力嫁？襲警嗎？」

「梗係無禁既事啦！佢地都係比人『老屈』，然後比人扣足你七十二小時，又話無事放你走。」

「唉，唔好淨係問我既野，禁你又做邊行？」

「保安。」

「保安？」

「係阿，我工作個區治安唔算太好，所以佢地請左我做保安。」

「好啦，係時候要講再見啦！」阿彥從輸送帶提起行李微笑地說。

「禁我走先啦，趕住返公司。」張麗珍苦笑著搖一搖頭，便推著行李招手離去。

「再見。」

「有緣再見！有料記住打比我報料阿！」張麗珍單手做著打電話的手勢。

有緣嗎...

這樣說令我覺得有可能會再見到她。

「哥！」此時，阿彥背後傳出熟悉鵝叫喚聲。

轉身一看，二十多年沒見的妹妹已長得婷婷玉立，而且還拖著一個帥哥的手走過來。

「阿妹，好耐無見啦！禁大個女啦！」阿彥高興地擁抱著妹妹良久後，才發覺自己忘記了帥哥的存在。

「呀，唔好意思，請問你係？」

「佢係我未來老公。」

「你好，我個名叫Matthew。」

第五章 二十年不見的你，還好嗎？

「媽。」妹妹走到呆滯的老人家旁邊。
老人只是淡淡地露出笑容，撫摸著妹妹的長髮。

「伯母，最近點阿，有無好好地聽姑娘話呀？」

「有，不知幾聽佢地話。」他們有說有笑彷彿把我隔離在一道無形的牆壁外。

此時，妹妹指著我說

「媽，你睇下我帶邊個返黎？」

「...媽」我遲疑地吐出二十年來沒有真正呼喚她的單詞。

「邊位呀？」母親只是眯起她矇矓的雙眼，注視著我。

「媽，你唔好講笑啦！阿哥呀，你個仔喎？」

「衰女，你當阿媽傻概咩？自己個仔點會認唔出，佢都無佢咁老啦！」

「媽...我係你個仔呀...」不知為什麼喉嚨痛得要死，我只能哽咽地說出話來。
我不由得激動地走上前，抓實她的雙臂看著她。

「先生，你認錯人啦！我邊有咁大個仔呀！我個仔啱啱先當差，不知幾後生！」

「啱啱先當...差？」

「哥，你冷靜一下先啦。」

「阿媽，佢自從你走左之後，就有左老人痴呆。」
老人痴呆？

「佢一時就完全呆滯，一時又會有返以前既記憶。」
無可能嫁....

「佢依家淨係記得自己個仔啱啱先當差。」

「唔好咁灰心啦，可能過多排阿媽會記返起你呢。」妹妹自在車上便一直安慰著我。

「我無事。」我只是看著路上一段又一段的夜景，回想著過去我所擁有的記憶。

香港的夜景與過去的相比差別太多了，所有的事物都不是我所熟識的。

二十年

縱使所有人和事都轉變了。

但過去的孽仍在追索著現在。

第六章 演說者

「我想自己一個行下。」

「好，你想去邊到行？」

「尖沙咀。」

「周小姐，估唔到係尖沙咀可以見到你呀！」一個又一個的路人不斷地擁到妹妹面前，不厭其煩地說支持你什麼。

唔通我阿妹係明星？

「周小姐，多謝你幫我地香港人出返啖氣呀！」

「本土文化係香港既核心價值其中一種，捍衛香港應有概野係認份既！」

阿妹每一句話都帶著一股力量感染眾人，所有人就只有享受著這位演說者所說的理想與想法。

「依家就算阿儀去到邊到，都有人會認到佢。」久久沒有說話的Matthew 遞上一杯starbucks咖啡比我，望住被人群包圍的女朋友。

「阿妹做左咩事咁出名？」我問左一條令佢打左個突既問題。

「阿哥，阿儀佢係近年以推動本土文化意識既新興政治聯盟 民生黨大熱議員。」

「議員？唔撚係掛？」我聽完都打左個突。

「佢係九龍西區 以極高票數取得立法會議員一席。」

「個人主張保護本土文化，捍衛香港民主、自由同獨立性。」

「因為香港自近十多年被內地不斷影響，所以得到絕大部份市民支持。」

雖然我係英國睇新聞都有提過香港出現唔少問題，
但估唔到以前以禮相待的香港人都因不滿而開始抗拒起來。

我跟Matthew拿了他們的地址後，就在海旁遊走。
今日實在發生太多事了

阿媽既老人痴呆

阿妹竟然做左立法會議員

但最令我感到奇怪
就係Matthew 比我既感受有種說不出的奇怪。
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第七章 勢力展開

「特首先生，請問就推行普選有咩表態呢？」

記者們各自遞出一個又一個錄音器到特首的臉前，彷彿誰貼到特首的臉最近誰就有最獨家的消息。

「唔通普選又要推遲？」

「就近到選舉日子，特首有咩睇法？」

當記者綿綿不絕地發問時，特首只是說一句萬用型句子。

「我暫時無任何回應，哈哈。」

特首再沒有發表任何回應，就只轉身走入行致長官辦公大樓。

「幫我聯絡副署長，重有要用內線接到我間房。」特首面無表情地指示完後，關上辦公室的門後拿起電話筒。

「你好。」

「客氣就唔洗講，第一個目標捉到未。」

「已經捉左，咁係時候開始捉下一個？」

「你問我？唔捉下一個重有咩可以做？」

「...」

「總之我要選舉前夕捉晒要捉既目標，方法自己諗掂佢。」

「了解。」

「記住一日做唔到我佢你做既野，一日唔唔洗指意上到位。」

特首並沒有再說任何話，只是把手上的電話筒用力地放回原處。

「睇下香港人重可以囂張得幾耐。」

特首只是把桌上的一隻玩偶扔進垃圾筒裡，一隻曾名為「路姆西」的玩偶。

**以上內容純屬虛構，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有啲野自己想象到啦。**

第八章 家人

婚紗被少女帶動著舞動

婚紗上縫上的珠沙被燈光照射著

很漂亮

在我的腦中就只有這種想法

對

我個妹準備結婚了。

想不到小時候的野丫頭可以變得這麼漂亮 這麼聰明

能夠跟她步入教堂的人簡直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哥。」

「點？」

「我靚唔靚呀？」妹妹只是不斷轉圈炫耀著身上的婚紗。

「靚呀，我阿妹一定全世界最靚既！」

「哥，我有件事想拜托你...」

「咩事呀，唔係Matthew蝦你呀？我實幫你出頭嫁！」

「唔係呀！我想話阿爸死得早，佢有無之年都見唔到個女行入教堂。」

「我想阿哥你係結婚個日，帶我行入教堂。」

「...可以咩...我扔低阿媽同你二十年，真係可以咩？」我不敢看著她的雙眼，我怕她的雙眼中帶出我想面對的情感。

「哥，我知道你有唔講得既原因先離開香港...更可況你一直以來都有寄錢返黎照顧我地，我先至有機會讀到大學，回饋社會。」

「阿哥就當認承你阿妹一生既願望啦！」

「好，我會代阿爸帶入教堂...你個衰妹生性左禁多！」面對真誠的妹妹，我不由流下男兒淚。

「阿哥！老婆！埋位影相啦！」

「好！」

在這一段時光裡

縱使人生有起有落，但在這一刻我覺得天也不是完全玩弄著我。

但原來我的想法錯了。

「先生，你係死者既家屬？」門前的警察質問目無表情的我

「死....死者？」

第九章

地上散布著一塊塊的碎片
就猶如這個家一樣
已經破碎了

我在妹妹的家裡就看到也不會動的Matthew
對...
他已經...
死了。

警方說是入屋行劫，
犯人殺受害者而殺害受害者。
這樣解釋了Matthew的死因，但另一個問題是
我個妹呢？

她到底去了哪？

第十章 線索

「就昨日凌晨，警方於民生黨黨員 周淑儀女士住宅單位發生入屋行劫。」

「警方表示單位內有一具男屍，而周女士則下落不明。」

茶餐廳裡掛著的電視報導著昨天我所見到的事情。

我望住桌上的那杯熱鴛鴦，不知不覺已經冷掉。

從發生這一切的事情後，我不斷又不斷地問著自己做錯了什麼？

天一次又一次地玩弄著我。

我不知道下一步要怎麼做...

難道我真的什麼也做不到，就這樣等待某一天警察跟我說已經找到妹妹的屍體嗎？

我曾經同樣是警察，我知道警察是多麼的無能。

我不能守株待兔，等著他們辦事效率。

試回想一下整個過程。

一切的細節。

一定會有線索的。

住宅單位

入屋行劫

Matthew

屍體

對！

「驗屍報告！」我不由在餐廳內大叫起來，眾人瞬間被我嚇了一跳。

我的直覺跟我說事情不會這麼簡單。

第十一章 事情確實不簡單

「請問你係死者既家屬？」目無表情的詢問處職員打量著我。

「係，我想睇驗屍報告。」

「麻煩你等一等，」原先目無表情的職員開始翻起手上的文件。

當他翻到某一頁時頓時皺了眉頭只淡淡一句。

「唔好意思，驗屍報告暫時唔可以比家屬查看。」

「點解唔可以比家屬睇份報告？首先你地憑咩唔比我睇？你唔好以為一句話唔比我睇我就唔睇。」

「先生，我唔係唔想比你睇，但份報告....」職員一時想不到有什麼藉口可以打發我，頓時語塞起來。

「唔好同我講藉口，一句到尾。」

「比份報告我。」

此時有人從我的背後搭著我的膊頭，轉身一眼兩位警員帶著微笑對著我說。

「先生，我地收到線報話有人係太平間滋擾。」

「滋擾？我只係要求要睇我親人既驗屍報告，又何來滋擾呢？」對著無理的控告，我不由得火了起來。

「阿sir，就係佢啦！佢係都要我交份報告比佢！」

「咩嘩！你夠膽講多次？」這一刻，我真的想一拳打到面前裝無賴的職員去，但卻被警員阻止著。

「先生，而家比你兩種選擇。一轉身雜開，我地當無事發生。二我地正式起訴你係公眾場所生事，帶你到警署落案。」原先微笑有理的警員瞬間收起笑容，冷冷說出這一句。

這時我才醒覺起來。

原來，他們是衝著我而來。

他們不想我得到那份驗屍報告。

我不能跟他們硬碰硬，不然吃虧的是我這邊。

「好吧，唔好意思阿sir，可能我記錯左醫院呀，我走先啦。」我笑呵呵胡扯著推門離開太平間，但離開時我聽到他們對著對講機說出一句。

「calling 總台，目標放棄追查報告。」

到底有什麼人能夠操控著警方阻止我？

誰能夠有這麼大的權力，還有為什麼他們要阻止著我？

難道這件事情跟我的妹妹有很大的關聯？

事情 確認不簡單。

我一定要得到那份報告。

看來我要找那家伙了，但二十年不見的他還在那個地方嗎？

希望我的運氣還沒到盡頭。

第十一章 過去的MK，現在的MK

旺角

相信每個香港人都熟悉這個地方

不，

與其說是一個地方

倒不如說是大部份人所認為的潮流地標。

80年代尾到90年代

我剛當警察的時候，已被派到油尖旺掃黃、毒和賭。

有時不是兩個黑社會派別鬥爭

就是有毒品交易。

那時旺角的黑晚總比現在相像不到的血腥，

但到早上的時候，又總會回歸到意相不到的平靜。

而中午則是佈滿著剛放學的學生妹和「MK」仔手拉手的逛街。

那時的店鋪還只是賣魚彈、貼紙相和附合青少年的東西。

但現在....

可能我是的錯覺。

但我剛從巴士落下時，我眼前的地方彷彿再不是我所熟悉的旺角。

說著不咸不淡的廣東話的人群

只售賣高價產品的店鋪

以及幾乎沒有了香港人的街道。

我不由得在心問了一句。

我他媽的去了哪裡？

第十三章 神手輝-上-

旺角百老匯街 4:30 pm
人流擁擠 時段

我一邊咬著售價為五十元但味道連十元也不值的魚彈，一邊觀察人群。
嘗試能不能碰碰運氣，找到「那傢伙」。

事實上我已經待在這條街上兩日了，
我心裡不由得想到那傢伙是不是已經離開這個屬於他的「舞台」。
看來

我也是時候要放棄了嗎？
我的心裡不由得想起這個念頭，但這時不到二十步的前方聽到一句又一句問候伯母的話。
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穿梭著一浪又一浪的人海
這個地方對我來說
不是一個人肉壓碎機
而是一個屬於我的舞台&主場

兩日沒來的舞台彷彿向我招手
示意我盡情發揮我的所長
對了
我還沒有介紹我的「所長」是什麼。
有人說這是「扒手」
亦有人說這是「小偷」

但我認為這個技能是一種「天份」與「運氣」並用的能力。
我稱它為「神手」
而我的名字叫「阿輝」，同行的則叫我「神手輝」。

第十四章 神手輝-下-

身穿著西裝的阿輝在人海中輕鬆地逆流行走
一個普通的扒手
通常在下手前所實行一連串步驟
找目標、跟隨著目標、順手牽羊、離開
但老實說在這個手法下手的話
十之八九都有機會被人「斷正」
因為在一個人正常狀態下被人拿走物件體積較大的東西都會被發現。

而他則是用著獨有的方法。
他在人海中找尋著目標下手，往往是與他距離的十多步的人。
找目標先要看清楚，再用這十多步的時間想清楚計劃。
而現在他的計劃則是.....

阿輝提高步伐上前，在旁人眼中
他只是一個手拿剛買的咖啡趕著上班的白領。
當他與目標相遇的時候
毫不猶疑地撞上穿純白色西裝的胖子，整杯咖啡都濺到對方的身上。
這個胖子不到半秒，已經氣得問候令伯母。

「你老味你T唔T到你造助D咩！」雖然知道他是在罵自己，但阿輝也差不多聽不懂這個胖子在說什麼。

「唔好意思呀！先生！你有無燙傷呀！」阿輝手拿著紙巾連忙幫胖子抹去身上的咖啡。

「吊！你條木契味能店鵝！」

「好對唔住呀，我唔係有心嫁！」

「鵝帶人有帶量就唔根李繼較！李唔好鼻鵝在建島李！」
大概是唔好比我再見到你吧？

「真係好對唔住呀！」阿輝不停地鞠躬道歉
但胖子隻字都不想聽到，便帶著不爽的面容轉身離去，
而旁人的視線也隨之離開阿輝身上。

胖子走不到數步，正想拿出銀包時
才發現已經不見。
他停在原地不斷地摸索自己的褲袋，但還是找不到。

這時，他才意識到自己的銀包可能被剛剛的混蛋偷了。
他轉身一看，他記憶中的白領已經消失無影無蹤。

當胖子急著找犯人時，其實犯人只是和他擦身而過。
只是阿輝脫下西裝和把頭髮all back。

只要把自己最初的細節植入對方，只要換掉最初的細節。
任誰在一時之間都不可能找到阿輝。

這是阿輝的一種技巧「記憶植入」。

正當阿輝在思考怎花銀包裡的錢時，背後傳出了一句話來。

「你係米又想入返去坐阿？」

轉身一眼，

二十年不見的面孔。

他便是

周浩彥

第十五章 茶餐廳上

「老細！兩個菠蘿油呀！唔該！」

「輝仔！醒多個蛋撻比你！」

「咦？你米係周sir，輝仔今次又衰咩阿？」

「唔洗叫我周sir啦，我都無當差好耐啦！比杯咖啡我阿，唔該。」

「好！無問題！」老闆笑笑口走進廚房裡落單。

「睇黎老細每次見到我，都知道你又出事啦。」

「係阿，當年第一次比你捉到個陣，都係依度發生。」兩人不由得想起當年在茶餐廳裡所發生的事情。

當年的周浩彥只是一個剛加入政治部的初哥，而阿輝則是一個在旺角「搵食」的黃毛小子。

當時阿彥接到一份文件要處理，內容大概是某國與某國の間諜交換情報時，途中在旺角被人偷走。

由於發生這個意外令到兩國關係緊張，所以上頭下令要追查和通緝疑犯。

而在一個星期後....

阿彥就在這間茶餐廳捉拿這個黃毛小子 阿輝。

老闆從焗爐拿出一盤新鮮出爐的蛋撻時，看著出面的兩人。

不由得想起當年所發生的人和事。

阿輝剛出生時，跑船的父親因工作意外關係去世。

家裡就只剩下一個家庭主婦和一個嬰兒。

試問

一個家庭主婦可以怎獨自養育一個嬰兒？

當年男女平等還未普及，女性能夠做到的職業少得又少。

阿輝的母親在這個苛刻的環境，就只能為 娼。

雖然賺得不多，但總算養得起自己的兒子。

街坊沒有因為自己是妓女的关系，而遭受他們的白眼。

反而街坊都把阿輝當成家人一樣照顧，

就這樣阿輝迎來14歲的那年，母親患上癌症。

當時治療癌症的技術還未普及，要得適當的治療需要有一筆可觀的金錢。

而正正這個原因，阿輝踏入了扒手的世界。

第十六章 茶餐廳 中

「阿彥，我睇好你嫁！20幾歲仔就入到我地政治部，可造之材！」上司笑哈哈地歡迎著剛加入的周浩彥。

「係啦，你同我跟依份case，上頭話A國同C國之間概情報交易途中被人偷左份機密文件。」

「佢地唔排除係其它國家要介入情報交易，萬一係真概話，可能兩國要開戰。」

「所以要盡快搵到個犯，知唔知道？」

「了解，我會盡我全力搵到個犯！」

旺角街道

「咪走！你咪走！」周浩彥與一個黃毛小子在旺角的街道上展開追逐，但卻一瞬間被名為「人流」的人肉壓碎機輾過。

「個犯係西洋茶街出口，快d派人去個度！」周浩彥一邊抵抗人肉壓碎機的攻勢，一邊對著手上的對講機下指令。

務求要捉到這個犯為止！

花了半個月的時間，都捉不到這個小子。

明明他只是不斷圍繞著旺角跑，但我們二十多人都捉不到他。

難道他是忍者嗎？

當他意考著下一步怎步處的時候，他看到那個口中的小子走進不遠的廣華醫院去。

「輝仔，你黎探阿媽啦！睇下你，跑過黎跑到成身汗。」姑娘親切地打招呼。

「係阿，頭先同朋友玩追逐呀嘛！」阿輝帶著一點心虛笑呵呵地走進病房。

「17歲仔就唔好成日掛住玩啦，唔好要你阿媽禁擔心呀！」

「知啦！」

阿輝每次走進母親的病房時，都不由得深深地吸氣。

當下一秒呼氣的時候，就是要忘記所有煩惱，

笑笑臉的走進病房。

「阿媽，你點呀？有無覺得舒服d？」阿輝輕撫著躺在床上的母親，眼看自己的母親虛弱無比。不由得心痛起來...

「輝仔...做咩滿頭大汗？又同朋友仔玩到唔知時間？」母親只是用著微弱的手抹去阿輝頭上的汗洙。

「係阿，你知唔知我頭先同個Frd玩到.....」

.....

「輝仔，探病時間結束啦。」姑娘雖然提醒著阿輝探病時間結束，但其實已經多給他半個小時有多。

「恩，知道啦。阿媽，你訓多D啦，我聽日再返泥探你。」

當阿輝離開病房時，他看到以往笑臉迎人的陳醫生 目無表情的看著他。

「輝仔，我想同你講講你阿媽概情況....」

「你阿媽 已經差唔多到末期....我地可能無得再醫到佢...」

「你講咩？我聽唔到...可唔可以講多次？」阿輝試圖說服自己剛剛聽錯了陳醫生的話。

「好對唔住...我已經盡左力....但都係幫唔到你阿媽...」

「唔會嫁...一定有方法醫到我阿媽嫁！陳醫生！」

阿輝激動得扯著陳醫生的衣袖，不斷地想從醫生的口中找出一線曙光。

「我知啦！係米我比概錢唔夠呀？！放心！我一定會搵到夠錢醫我阿媽！」

「所以...陳醫生...求求你...」眼中不由得流下淚來。

「救救我阿媽....」阿輝無力地跪在地上懇求著他，旁人看到就只能跟著飲泣。

茶餐廳

「輝仔，你唔好禁啦，可能重有機會醫好你阿媽呢。」老闆在這個晚上對著阿輝說這句話超過數十次，但他就像沒有充氣的公仔無神地坐著。

半晚中的餐廳再沒有人待在裡面，就只剩下員工和阿輝。

此時有人走進了餐廳來，點了兩杯咖啡。

第十七章 茶餐廳下

「咖啡兩杯。」

「唔該。」周浩彥接過兩杯咖啡，一杯給自己品嚐，而一杯則放到阿輝的面前。

「估唔到你會追到黎依度，真係比個「服」字比你，阿sir。」

「...撞彩姐。」阿彥品嚐著手上的咖啡，啖啖地講出一句話。

「你阿媽，邊種cancer？」

「血癌，醫生話再無人捐骨髓，幾個月就唔得。」阿輝回想起剛剛陳醫生所說的話，不由得流淚。

「係阿...」

茶餐廳的空間只有陳舊的時鐘轉動的聲音，

老闆在準備明天早上的東西，

阿彥只是繼續品嚐著手上的咖啡，

而一直呆滯著的阿輝則忍不住問起眼前的阿彥。

「你唔係黎「塔」我返差館咩？做咩唔「塔」呀？」

「要捉你幾時都得，但我依家淨係想好好地飲我杯咖啡。」

「哈，阿sir唔好玩啦，好揀唔揀飲依度嘅咖啡？」

「不如你自己諗下點解我要追你？我比你一杯咖啡嘅時間。」

「喂，輝仔！」

「做咩呀，老細。」阿輝無氣地問

「早幾日你話有個客唔記得搵份文件，重味有人返黎搵wo！」老闆手上拿著一份厚厚的文件袋。

「...份文件。」

「早幾日有個鬼佬唔記得搵，我米叫老細留住囉。」

阿彥只是不由得深深地嘆氣，想不到一切都只是一個誤會和個人錯失。

「我係政治部嘅有關人員，你手上嘅文份係一份機密文件，所以我希望閣下可以交還文件。」

「喔，失物姐，緊係比返你地啦。」

「你追我成半個月，就為左依份文件？」

「無錯，如果真係你偷概話，就唔止禁簡單。」

「....」

現在

「你阿媽點呀，身體好嗎？」現在的阿彥還是一如以往喝著老闆煮的咖啡

還是一如以往的難喝....

「早兩年過世啦。」

「不過係含笑而終，都係多謝你啦。」阿輝擺出以往的死令仔的笑容，還是一如以往的惹打。

「多謝我？」

「如果唔係你捐骨髓，我阿媽一早就去左啦。」

「...禁就好啦。」思考著。

問？

還是不問？

「輝。」

「點？有事要搵我？」這小子的直覺還是很準確。

「我想你幫我偷一樣嘢。」

「估唔到堂堂一個阿sir要個小偷去偷野呀。」

「我想你幫我偷一份驗屍報告。」

驗屍報告？

「禁要係邊偷呀？私人醫院？」

「唔係，份報告係廣華醫院。」

有興趣概like下我個page:)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8%82%A5%E4%BB%94%E5%8F%B2%E4%B8%B9%E5%88%A9/396450830472399>

第十八章 策劃

廣華醫院 新翼

阿輝身穿著技工服裝一手推開了殮房的大門，迎面而來的不只是一陣陣寒氣，還有兩位職員的目光。

「你好，我收到通知要檢查殮房概閉路電視。」

「吓，但我地無收到有關通知wo，不如你出示一下你概員工證比我。」

我遞上我手上的員工證，
眼前的員工只是不斷地將我的樣子和相片中的人對比
會穿崩嗎？
當然不會。
我可是已經把自己的相片換上去。

相片中的我也只是三四前年的我，
給人一種說不出的成長對比，
當然我也不是青年人，也不會有什麼成長
但這樣的對比印象變得更有說服力。

「喔，你自便啦，但唔好入檔案室就得。」

「ok」

好了，好戲才剛正式開始！

三日前 好記茶餐廳

「咩話？」

「我要你幫我偷份報告出黎。」由眼前的這個人說出來的話，我不由得愕然。

「你要知道偷野，本身呢樣野已經唔係一件容易既事，更何況要係有一定程度既保安既公眾設施？」

「我明白，但我已經無任何辦法可以搵到份報告...」

「...你屋企人出左事？」我眼看過往是硬漢的他，現在這一刻也變得只是一個軟弱無力的小孩。
我不由得嘆了一口氣。

「前幾日，我個妹失左蹤。」

「然後？」

「與此同時，我妹夫死因不明，我懷疑...」他欲言又止，只是看著杯中的咖啡。

「你個妹係個個周議員？」我回想起這兩日的新聞。

「件事一定唔簡單，相信我。」他又用著一副堅定不移的眼神注視著我，我很討厭這種眼神，因為這會讓我回想起以前在旺角被這眼神追了兩個星期的日子。

但相對地，我可以肯定他不是隨便開的玩笑。

「要偷係得，不過淨靠我同你係無可能既事。」

「我地所需要既係一個後援同一個周全既計劃。」